

刺心



肆
倚天屠龙

七枪一起，
漫天的星光都黯。

墨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肆 倚天屠龙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心. 倚天屠龙 / 墨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5

ISBN 978-7-5502-2963-1

I. ①刺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3877 号

刺心 (肆): 倚天屠龙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管 文

特约编辑: 唐 鋆

美术编辑: 徐 骋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0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4.5 印张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963-1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目 录

第一章 器重 / 001

“那你认为我不够美？比不上柳如眉？”

临川公主俏脸扬起，执著问道。

孙思邈听到“柳如眉”三字时，
就感觉好像锤子击中了胸口，眼中闪过痛苦之意。

第二章 用心 / 019

李八百抚掌大笑：“和聪明人说话，的确痛快。”

“我的价值是在如意？”孙思邈问。

李八百摇头叹道：“兄弟早相信孙兄没什么鬼阿那律的。”

第三章 底牌 / 036

月光怎么会到了房中？

只因为屋顶突然不见了，不但屋顶不见，
就算四面的木墙夹板也是倏然不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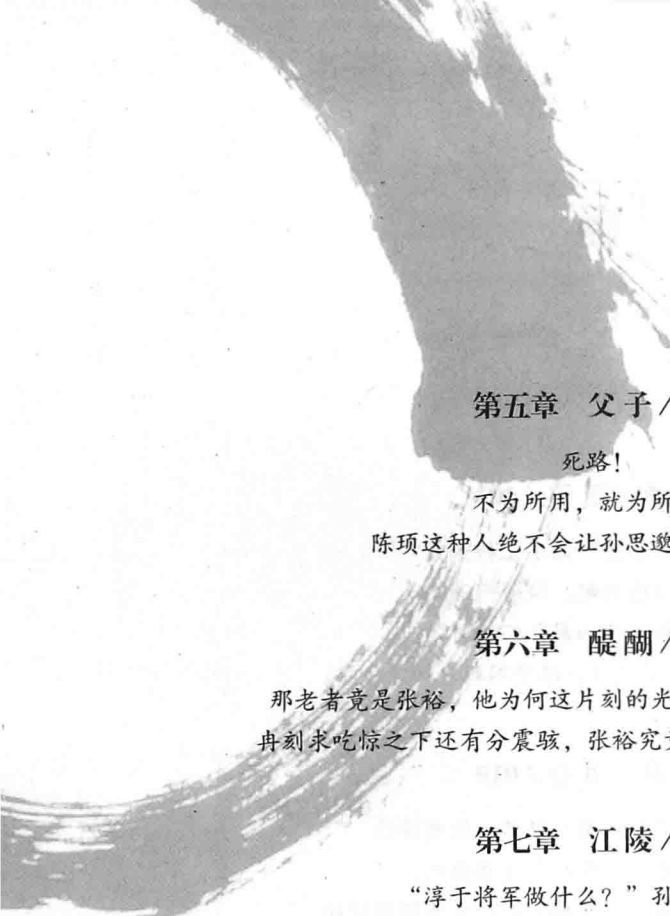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所处的厢房突然间就没了。

第四章 出手 / 054

“皆、阵、列、前、行！”

“九字真言！”张裕狂呼声中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九字一出，一人霍然到了喷血的张裕的身边，一掌拍出。



第五章 父子 / 072

死路！

不为所用，就为所杀！

陈项这种人绝不会让孙思邈为别国效力。

第六章 醍醐 / 088

那老者竟是张裕，他为何这片刻的光阴，竟变得如此苍老？
冉刻求吃惊之下还有分震慑，张裕究竟在他身上做了些什么？

第七章 江陵 / 105

“淳于将军做什么？”孙思邈问道。

淳于量手凝在半空，许久才道：“我想请先生出来用饭。”

“将军不怕我走？”孙思邈似有诧异的样子。

第八章 救难 / 121

平常人若被他看上一眼，魂魄都散。

他正在望着孙思邈。

孙思邈也在望着他，只一眼，并未移开。

第九章 刺秦 / 139

那女子大惊，急叫道：“大冢宰饶……”

“命”字还未说出，“嚓”的一声轻响，

帐中突然银光一闪，那女子的头已飞了起来，身躯却还缩在地上。

第十章 重演 / 156

“我喝这毒药前，只想问你一句……”

“你说。”宇文护有些迫不及待。

“我喝下这毒酒，你就可以安心了吗？”孙思邈问道。

第十一章 还魂 / 174

厉声再喝：“柳如眉，你出来见我。我数三声……”

他呼吸粗重，额头已有汗水，咬牙道：

“我数到三，你若还不出来，

我就杀了孙思邈——杀了你最心爱的人。”

第十二章 同门 / 192

她本是个奇女子，可更奇的是，

她竟然对孙思邈和杨坚都熟悉非常，

甚至能知晓二人之间很多旁人不知的秘密。

第十三章 赌局 / 209

孙思邈为何会去见斛律明月，他的赌局难道和斛律明月有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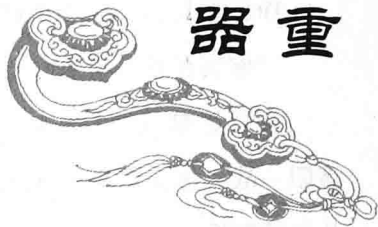
杨坚说得很慢，他说的每个字都不像是赌注，而像是赌咒。

“我赌你再见斛律明月之时，他一定会杀了你，或者因你而死！”



第一章

器重



天上有月，亮不过刀锋的颜色。

兰陵王手中有刀时，明月都失去了亮色。

庭院有风冷，梧桐树似也不堪刀上的杀气催动，纷纷叶落。

张裕立在丈外，眼却眨都不眨，只是道：“你想杀我？”

他不但是武学高手，而且是道中高手，天生就有野兽般的本能，立即能分辨出对方的好意敌意。兰陵王的杀气就算树叶都能感知，何况是他？

面具狰狞，双眸锋冷，兰陵王只回了一个字。

“是！”

他声音低沉，沉得有力！

慕容晚晴隔窗而望，心中一阵激荡。她终于再见到兰陵王，原来兰陵王一直守在她的身边。当初兰陵王为她，一刀退了李八百。如今兰陵王现身要杀张裕，是否也是为了她？



张裕瞳孔微缩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你好狂的口气。”

兰陵王话都懒得再说，只是眼眸中闪动着刀锋一样的亮。他要出手的时候，就很少说话。狂和不狂在他看来，显然不是说出来的。

张裕却像不知道这道理，继续道：“我本以为齐国只有斛律明月会有这么狂的口气，可如今看来，你继承了他的衣钵。”

狰狞面具后，双眸中锋芒更冷，兰陵王仍不吭声。

“你实在是个奇迹——常人难信的奇迹。”

张裕竟像不急于出手，不紧不慢道：“你从一出道起，就笼罩了万千光环。洛阳一战，你更奠定了无上的威望。斛律明月三十年的纵横，似乎也不及你这几年的辉煌……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中有分思索。

“你蹿起得太快，太过神话，神话中似乎还有分不真实！”

慕容晚晴见兰陵王出现，心中激动，趁二人交谈时，竭力地想要挣断手上的束缚。

不过一来绳索极为坚韧，二来她仍旧浑身乏力，见张季龄虽望着兰陵王到来，却仍旧和没魂一样，她不由地皱眉。

可她听到张裕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突然心中一动。

她和张裕不过数面之缘，但今晚却觉得张裕这个人素不轻言，言出必中。

张裕说得少，所以想得多。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他的目的，可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？

神话中似乎有分不真实？这句话击在慕容晚晴的内心深处。其实她也有一般的想法，她崇拜兰陵王，三年前宫中一舞，自此就在心中留下了烙印。

可崇拜是否等于爱？她不知道。她唯一知道的是，她内心一直并不踏实，总感觉一切如梦，就算斛律明月亲口说，一定会将她许配给兰陵王。

可张裕为何也感觉不真实？

紫金刀上闪着梦幻一样的光芒……你觉得在，可却无法触碰。



张裕目光也在闪烁，带着探寻的味道：“齐国一直灭道，你要杀我，本不奇怪。可你们要杀我们，我们当然也会对付你们，我们一直在研究你们。”

“研究什么？”兰陵王反问。

“研究你和斛律明月的关系，研究你为何会蹿起得这么快！”张裕道，“你本不应该这么有威望的……斛律明月的光环下，任何人的努力，都如明月旁的星光一样黯淡。”

他这句话倒很有哲理，可更有深意。

慕容晚晴心中微震，咀嚼着张裕所言，一时间也怔了。

兰陵王目光似乎更冷，可刀光也益发强盛，他仍旧没有出刀。

“可你的光芒，似乎已盖过了斛律明月。”张裕轻声道，“我一直在想，斛律明月怎么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？可我突然有个想法，你如此辉煌，只因为斛律明月让你辉煌！”

兰陵王握刀之手一紧，胸口略微起伏，似有愤怒。

张裕留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缓缓道：“你当然也明白这点——明白自己不过是斛律明月扶植起来的傀儡罢了。你要杀我，未免有些不自量力！”

话未落，兰陵王出刀。

刀劈梧桐！

一刀落，梧桐顿折，石破天惊。

张裕动也不动，可心中耸然，这一刀之威，实在出乎他的想象。在他看来，就算斛律明月亲至，威猛也不过如此。

面具更加狰狞，兰陵王目光益发冷峻，重新归于平静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可什么也不必说。他这一刀之威猛，就足够说明了一切。

慕容晚晴见兰陵王一直不出手，心中本也有困惑，可见这一刀之威，顿时释然。

纷纷叶落，有风吹，叶子多数落在兰陵王身上，满是萧瑟，慕容晚晴隔窗见到这种情形，心中突然又有了分不安，她感觉到有什么不妥。



就听张裕淡淡道：“你这一刀除了立威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还有愤怒是不是？”

顿了会，他一字字道：“你愤怒不过是因为我说中了实情，对不对？”

话音未落，张裕长身而起，冲向了兰陵王。

与此同时，慕容晚晴也想到一事，大惊失色道：“小心他用毒！”她终于明白自己不安何在——叶子飘向兰陵王，说明风正吹向兰陵王！

当初响水集外，李八百就曾借风传毒，毒倒了她。

张裕和李八百同为道中高手，无端说这些话，固然是想激怒兰陵王，说不定也想借机暗算兰陵王。

冷风枯叶中，兰陵王身形微幌，竟似中毒的样子，张裕已欺身到了他的近前。

慕容晚晴只感觉呼吸都已停顿。

天地陡亮，有梦幻般紫色的金光，倏然罩在了张裕的身上。

空中虎啸陡传，张裕一个跟头翻出，再次落地时，胸前衣襟尽开，露出了雄壮的胸膛！

胸膛有血。

他已中刀。

一招之内就中了兰陵王一刀！

鲜血点滴流淌，张裕却是看也不看，缓缓道：“好刀法。”

兰陵王只是哼了声，声音中也有分诧异。这一刀他已势在必得，不想还被张裕逃过，暗道可惜。

“可好刀法却比不上好心机。你故作中毒，原来不过是引我上当！”张裕又道。

兰陵王冷漠道：“你堂堂龙虎宗道主，竟连道术为表，功夫为基的道理都不知吗？居然下毒暗算，看来见识也不过如此。今日想要活命，你得拿出真本事来！”



慕容晚晴又惊又喜。惊的是，方才张裕果然施展借风传毒之术。喜的是，兰陵王恁地本事，居然可不畏张裕的下毒？

张裕放声长笑道：“不错，今日你我谁想活命，就要拿真本事出来。”

虎啸再传，刀光顿起。

张裕再次腾起，刹那就窜到兰陵王身旁丈许，冲入刀光之内。

他竟是越挫越勇的性格，明知兰陵王紫金刀的犀利，竟悍不怕死。

兰陵王出刀，一刀就斩在张裕的身上。

可他一刀得手，立知不好，那一刀似中实飘，不过斩中张裕的身影。

一气化三清！

孙思邈也通此术，张裕亦精，这本是道教秘术，说穿了不过是障目之法。但得高手运用，却还能争取生机一线。

高手相争，一线就已决定生死。

刀锋几乎擦张裕躯体而过，但他却已欺到兰陵王的身前，右手一探，就扣住了刀柄。

鞭长莫及，刀长在近身时亦是缺陷。

张裕不愧高手中的高手，瞬间抓住兰陵王紫金长刀的缺点，欺身入前，锁住长刀，左手暴伸，五指已划到兰陵王的喉间。

他指甲尖锐，更胜虎爪，这一抓无疑如五柄利刃划来。

慕容晚晴惊的几乎忘记了叫。

她不想这俩人第二招就要决定生死。

兰陵王弃刀，爆退，一退就到了两丈开外，避开了张裕的夺命一抓，可他却几乎放弃了生命。

这刀本就是他的命，也是他无敌的象征，他没了刀，如何再和张裕抗争？

张裕早算准兰陵王会退，敌退他进，脚尖再点，他五指再抓，势要将兰陵王毙在手下。

天地又亮，有光如匹练，斩到张裕面前。



兰陵王出刀。

可他刀已失去，刀从何来？

张裕一惊，立即发现刀是从兰陵王袖中而出。那一刀如袖舞清风，暖玉生烟，潋滟非凡——透着微薄让人迷惘的红光，刹那间就要取性命在沉迷之间。

张裕立即横腕，咯的一声响，他十指竟暴涨出如虎爪般的钢刃，交错护在了胸前。

铛的一声大响，火光四溅。

那袖中一刀来得惊艳，来的沉猛，却还是砍不断那虎爪钢刃，可张裕却被一股大力冲击，爆喝声中，人已借力飞退。

他还是低估了兰陵王，全力一击不中，只想再寻机会。

可他倒退途中，一颗心倏然沉了下去。

紫金刀又到了兰陵王之手，兰陵王竟追斩而来。一声爆喝，狂风遽起，舞动残枝枯叶；喝声远荡，激昂疆场悲歌。

兰陵王杀气已成，杀气无俦，这一刀若出，张裕并没有信心接下。

慕容晚晴喜露眉梢，可转瞬骇异莫名，叫道：“小心头上！”

她隔窗望月，见的辽阔。在这风萧秋冷的天地间，突然见到一人竟似从天外飞来，瞬间就到了兰陵王的头顶。

无人能从天外飞来，那人却是早埋伏在屋顶，在兰陵王将出刀之际冲来。

这人恁地胆大，竟敢在这个时候出现？

明月本黯，可明月突然大亮，好像刹那间到了飞来那人的手上。

电光石火间，慕容晚晴已看清楚究竟。那人手上有刀，刀身本是黝黑之色，却在刹那间如同吸取了明月的光华，刀身大亮。

泼风刀！

世间只有泼风刀才有如此诡谲的变化。

李八百！

这时，只有李八百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，给予兰陵王致命的一击。



慕容晚晴一颗心几乎跳出了嗓子，却无法喊出声响。

李八百手上有刀，刀如月，在兰陵王紫金刀将发时，断喝一声，当空一刀斩下！

兰陵王大惊，面具后的双眸精光暴闪，再顾不得出刀来杀张裕，手腕一转，凝聚的杀气霍然而上，直冲天际。

又是一声大响，紫金刀做铁甲铿锵之声，泼风刀却发尖啸凄厉之音。

双刀交击之际，张裕虎吼声中，倏然而近，一拳击向兰陵王的胸口。

兰陵王只来得及回刀柄一挡。

那拳势威猛无俦，击在刀柄之上，兰陵王一口鲜血喷出，人却借势上了高墙，再一晃，倏然不见。

慕容晚晴只感觉也被张裕那一拳击中，眼前发黑，一颗心坠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。

张裕还要追赶，李八百已道：“张兄且慢。”

脸有不甘，但张裕终究止住了脚步，并不回身，冷冷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他对李八百的出现并不诧异，只因为他跟李八百根本一直没有分开过。兰陵王负伤而走，张裕知道，若不趁机除去，很难再有第二次这种机会，他不解李八百为何要拦阻他。

“张兄一举击败兰陵王，这种壮举说出去，世人难信。”李八百笑道。

“我不想听你废话。”张裕终于转身，冷漠道。

李八百笑意更浓：“那我就说些张兄想听的话，追杀兰陵王，并非当下第一要义。张兄莫非忘记我们本来的目的？”

张裕道：“没忘又如何？”

“若没忘，我们就要早些进行准备。”李八百缓缓道，“张兄留在此地还有大用，岂能因一个兰陵王坏了大事？”

张裕向窗内的慕容晚晴望了眼，其中满是冷意。

“那我们怎么做？”



“我们不用做什么，只要等在这里。”李八百笑道，“他若不死，就一定会来这里。张兄难道不知？”

张裕缓缓点头，喃喃道：“不错，他若不死，一定会来这里！”

慕容晚晴自知无幸，却还是心惊，忍不住去想，这世上还有何等大事比他们追杀兰陵王都要重要？

谁一定会来这里？

陡然心跳要停，慕容晚晴脑海中浮出孙思邈的脸庞。

冉刻求信步而走，却总是不停地回望着宫城的方向，只盼孙思邈能够出现。

当初他跟随姚正一到建康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先拜王远知为师，再谈其他。

不想王远知转瞬因他之故下狱，恐怕很快性命不保。在冉刻求看来，这个茅山宗的宗师如此作为，只怕本事都是空的，跟他混只怕也不会有什么出息，庆幸之中又有失落，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。

他一路从邺城南下，死皮赖脸地跟随着孙思邈要学点本事，可一直一无所获，难免失落。他暗想，孙思邈这种人，莫非是看不起自己？

同人不同命。人家在邺城吃得开，到了建康连皇帝也都赏识。他混到如今，一事无成，反倒总是牵连孙思邈，人家看不起他，却不明说，也是可能的。

自卑之心一起，顿时不可遏止。可他心中始终有个声音在喊：“孙先生绝不会是这样的人，他生死不顾，都要救我等这种小人物的性命，怎么会看不起我们？”两股念头在他脑海中来回撞击。

冉刻求夜幕中徘徊。突然间，他止住了脚步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的墙角，缓步走了过去。

墙角处用白灰画了一个五角星。

笨拙的工笔，简陋的五角星，远不及天上繁星的光彩，可冉刻求却看得心头跳动，眼中露出分光芒。

他认得这星星，这本是他、张三和王五之间的联系暗记！



可这暗记怎么会在建康？

难道说张三、王五也到了建康？这是他们招呼冉刻求的声音？

冉刻求想到这里，热血沸腾，一时间空虚寂寞全部不见，因为他还有兄弟。自从张三、王五被李八百抓走后，他知李八百的心狠手辣，早知道两兄弟活命的机会不大，每次想起，都有些黯然。

蓦地知道兄弟还在人间，而且就在建康，他陡然来了精神，顺着那五角星最大一角所指的方向走去。

他没去想张三、王五怎有能力逃离李八百的掌控，只想着兄弟既然在，他就应该赶去。

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，一路留意着墙角的暗记，顺着那暗记越走越远，渐渐离了宫城，向城东的方向而去，很快转入一条巷子。

巷子无人，却也没暗记，这竟是条死巷！

冷风吹过，寒了冉刻求一腔热血。他面对死巷，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不祥之意。

他是按照兄弟留下的暗记寻来，怎么会寻到一条死巷内？

警觉突升，他霍然转身望去，就见到身后不远的巷口站着一人。

有月色照下，那人一张脸隐在阴影之下，影子幽幽细细。

冉刻求顿觉毛骨悚然，失声喝道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孙思邈还在笼中，望着陈项那略为抽搐的嘴角、恨意如刀的眼眸。他并没有畏惧，只是轻叹一声：“很多事情都会随光阴流逝而变淡的……”

“可仇恨不会！”陈项咬牙，一字字道，“有些人甚至是为仇恨而活着的。”

孙思邈本想说，也有些人是为爱而活的，这世上活法很多，只看你究竟是如何活的。可他终究没有说。

他知道，这时候的陈项根本听不进这些。他在望见淳于量的时候，终于认



出陈项是哪个，但对陈项召他入宫还有困惑。

他毕竟还在笼中。

陈项到如今还不把他放出来，就说明对他有着深刻的警惕，虽然当年他曾医治过陈项，可正如他所言那样——很多事情都会随光阴流失而变淡的……

“先生一定觉得朕不该再抱怨什么。”陈项突道。

孙思邈道：“圣上能到今日的地位，我当年的确没有想到。我从未想到过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不想说下去。

说下去本是一段往事——让他们彼此忧伤铭刻的往事。

过了十三年，就算他已看淡很多事情，就算他已超然，还是隐隐作疼，更何况是陈项？

陈项却接了下去：“先生一定从未想到过，昔日的阶下囚，竟然也有翻身的时候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情绪激荡，忍不住剧烈地咳。

那紫衣少女乖巧地为他轻轻捶背，目光却一直在孙思邈身上游转。

孙思邈一直等陈项咳嗽稍停后，这才顺着他话头道：“我的确没想到圣上能成为陈国国主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陈项脸色突变得极为难看。淳于量在角落轻轻地咳，那紫衣少女也是脸色略有惊乱，只是向孙思邈使着眼色，似在暗示他不要说下去。

孙思邈并不理会那紫衣少女，诚恳道：“可我一直都认为，每个人只要不放弃，总会发现他自己的意义。”

陈项脸色缓和下来，琢磨着孙思邈话语中的意思。

那紫衣少女见状，微微一笑，轻轻舒了口气。

淳于量的咳声也渐渐地止了。

这三人不经意的表情动作，孙思邈清晰地看在眼里，更清楚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。

谁都想不到陈项会成为陈国国主，孙思邈也没想到过。



事情的经过很有些曲折！

当年陈国武帝陈霸先本是梁将。梁朝侯景之乱时，陈霸先带兵前往江陵投奔梁国湘东王萧绎，得萧绎支持，这才势力壮大，进而摧毁侯景势力。

只是萧绎虽用陈霸先，却也怕他拥兵自重，因此把陈霸先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项扣留在了江陵。

侯景被灭后，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，是为梁元帝。

建康本为六朝古都，历代帝王均在此建都。江陵地近西魏，无险可守，本不是天子应在之地。萧绎不知搭错哪根神经，始终不肯前往建康，一直留在江陵当皇帝，却让王僧辩留在建康，让陈霸先镇守京口。

结果是不过三年光景，西魏突然发兵偷袭江陵，陈霸先、王僧辩等人救援不及，江陵被破，梁元帝萧绎身死。

只是梁元帝虽死，却祸害了陈霸先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项。

西魏兵洗劫了江陵，将陈昌和如今的陈国国主陈项一股脑地带去了长安。

陈项自此一直在长安为囚。

方才陈项所言的阶下囚，就是说的那段往事。

随后，陈霸先迎梁元帝第九子萧方智为帝。不过梁朝气数已尽，拥立者寡。两年后，陈霸先就废了萧方智，改梁为陈，称帝江南。

不过，陈霸先虽为一代明主，但天不假年，称帝三年不到就病逝了。而当时建康剩下的唯一的一个陈霸先的亲人就是他的侄子陈蒨，也就是陈项的大哥。

陈蒨为帝，是为陈文帝。

而此时，西魏也早改换门庭，变成了周国，不过陈昌、陈项还是被扣在长安。陈霸先生前，周国始终扣着他的儿子陈昌不放。陈霸先一死，周国见陈蒨称帝，立即将陈昌放回，用意当然是挑动陈国内战。

陈蒨不过是陈霸先的侄子，陈昌才是陈霸先的亲生儿子，应为国主！

可自从尧舜禹后，就鲜见让位之事。只因为让位的下场，非死即伤。

陈蒨屁股还没坐热，当然不肯让位。他让亲信侯安都去迎陈昌回转建康，